

校正  
大字

評註

王鳳洲  
袁了凡

綱

鑑

彙

纂

31-32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三十一

元 四明 陳桎 通鑑 瑯琊 王世貞

明 淳安 商輅 綱目 趙田 袁黃

編纂

●宋紀○附遼紀

○哲宗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五○帝幼冲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熙豐人得志橫行逮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亂內繼夷狄乘機

而起于是中原卒大亂矣

丙寅元祐元年 遼太安二年○夏大安禮定元年 閏二月蔡確有罪免○右司諫王覲上疏言國家

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二三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

蔡確章惇韓鎮張瑄朋邪害政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

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等累數十疏論確罪太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

州 按確為相興羅織之獄婚紳士大夫重足而立 ○丁南湖 陽城為諫議大夫而無言韓子作爭臣論以獻之予觀王覲董仕恩等政績已

覺劉摯諸公之取論是蓋朝拜官而夕上疏過于陽城者多矣使遭韓子當何如其故實之耶君子謂帝之納諫觀之盡職臣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謂世道之一慶矣

以司馬光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按史畧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御史狀示之王安石曰司馬君實作相矣張然久之 ○時光已

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丙戌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拆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然國事未有所託今屬公既而詔免

國家安危治亂係大臣

王覲極論蔡確之奸

憲在元豐末年已為漏網至此

逮正其喪師之罪猶得提舉官

觀宋之刑政姑息若此紀綱尚安在哉

聖祖曰宋哲宗之初廷臣咸欲革除新法猶以

政父之政為嫌

司馬光毅然為以母改子遂使

羣疑立釋可謂

要言不煩善處大事者若以紹聖更法為元其建議之際已留瑕隙全惠卿輩得持其短長是皆事後之見

三代兵農為一

聖人復起不能免役之法實大類此

復法可顧不可差

差役當熟講緩行

小人必有潛惡之才當其初起下僚竭智慮以赴公自非庸碌者所及未嘗不可藉以集事及得志在位遂其伎倆肆意以行

毒無所底止非一人而前後焉

一人而前後焉

也蓋其始尚

朝觀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遣人問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勿疑哲宗其庶幾乎

詔詳定役法

免役法每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初神宗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速者大甚得創免役雖約數願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寔解前日困弊故羣議

誰起意

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撙斂民財十室九空聚斂於上

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嘗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緣此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

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邇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

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

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范

純仁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詔諛得乘間迎合矣彼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

受制于人繼乃獨行其意同是才力而所用不同故正人每為其所愚而不覺光此時之于京猶前此之于安石也孔子所以有小人知大受之戒觀人者其亦慎所取哉

中書獨為取旨之地

蘇軾至言

擬宋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謝表

以觀其究竟光不從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

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

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公何不可之有

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

○吳氏中

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

相半蓋當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則有役皆各職當為之事無所恨也其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皆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

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閭閻安坐可以為生計亦無怨也其可去實刺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苛以實刺之數嚴而不斂則樂于僱之設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也

南湖

蔡京知開封府所作者二事而終身蓋詔之謀即此可以繫見矣元豐末大臣議立君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其惡薄怨從君子則其惡播此

其惡薄怨從君子則其惡播此

○袁了凡

王荆公急行新法一時舊臣宿老皆出力與之爭而公亦仇之力獨呂

京之至蓋所以卒能傾宋也數范忠宣蘇文忠皆以為可毋變公不為動而蔡京獨如限盡改畿縣之雇役公大悅之二公皆君子平生不悅聲色不愛官爵同而秉性之情脂韋之態二公皆浸淫入之而不自覺而卒皆為所賣者光之治而曰難任人乳子言願淵為邦而必曰

遠任人吁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靖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三省並

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為言乃詔事于三省者

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為令

論鄧綰李定罪放於滁州○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御史呂陶劾司農少

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人溺死無算遂出知峽州中舍蘇軾

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

聖祖曰歷代講  
建之設率臨御  
殿廷諸臣拱侍  
不過道講數行  
徒了故事而已  
夫有何益必清  
宮使殿潛心論  
議朝夕研究始  
能貫通義理有  
會于心

哲宗以啟沃  
之任待伊川  
伊川以聖賢  
之學輔哲宗  
以文章文盡言  
者王莽也安石  
實繼之矣流毒  
百姓二十餘年  
先武起而拯之  
遂以竊盜安石  
則福學與竊盜  
歲餘猶未艾北  
狩南渡皆一人  
兆其機即謂其  
罪渾于莽可也  
文章節行高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程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

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

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

蹤，盛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

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養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

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

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

必能養成聖德。」**張時泰**曰：哲宗以啟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後哲宗

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雖然，此亦不足為伊川損益。有無也。然其道在萬世，祇安得而侮哉？綱

目書曰：名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雖其文無美辭，實足以見哲宗崇儒重道之意。學者味之，義自見矣。

**王安石卒**○**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洗，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

**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辯姦論以刺之。」論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性復強忤，遇事

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眾論而力倚

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

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子宣，布衣。始終以為不可

一世  
以兵革財利  
為先務

學以知道為  
本

陵路楊韓

安石初豈遽  
有邪心

安石學不純

擬宋以呂公  
著為尚書右  
僕射謝表

事班宰相上  
謝表

考博宿德元  
老

司馬光請立  
經明行修科

勵天下使敦  
士行

行者司馬君實也

丁奉曰史稱王安石開學法夷然不以為意者此安石之矯情或史氏之誤筆也夫安石之躁迫強戾豈有夷然者乎及聞罷免役法而愕然失聲此則真情矣想安石罷相以後上失神宗之眷

下悲乎零之死堅忍八年遺懷文字何嘗不以愕然者矯而夷然耶迨元祐元年則其黨盡斥其法盡廢而即愧懼以死矣安石後箇自零之外絕滅無聞足徵新法殃民之報云

朱子

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

總經濟為己任被過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財利為先務引用姦邪排擠忠良踴躍進退使天下之人器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禍亂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目純心正見于行事發于言表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路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違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聖門

薛方山

介甫振古之遺傑方其出也將以堯舜其君也將以堯舜其民也究其志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舉宋室于三代之隆是變稷契乃其所自任也夫何法制一立而朝議沮之天下怨之後世強之是非有惑于介甫也據其當日之迹真有以償天下之事也噫介甫初欲為何人而乃今一至于此也良由于涵養之功未至而偏執以成性耳其裁偏之為害也惟任己之見逞己之長而以為天下之人莫己若此所以拂天下之人心而忌且毀者叢焉以判其敗也由是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其人吾以一身處于廟堂之上而散處于天下者豈肯甘心易氣以推行其法而整因以滋將以治天下適以亂天下豈非理勢之所必至耶

袁了凡

讀荆公知人論公其有感于是乎然

吾以公之自知曾不知其知人也自為小官恪守恬退及除知制誥迺不復辭公之濟貧以廉者與平生絕無聲色之嗜而縱其妻斥逐婦姒詎以官吏公之濟湫以潔者與初見神宗以漢文帝唐太宗不足法以諸葛亮魏元成不足為卓然欲復三代之政而卒以誤國於民宋社幾屋公之濟幾以直與時公不能以此道知人故甘受惠卿之去以誤其身而又不能以此自知故終身以其致誤天下故曰知人者哲自知者明人固難知自知亦豈易耶

鑑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

音

鑑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

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

筵時年八十一矣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

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

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

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許而

韓維四思之  
對何如

子孫觀德而  
成

擬宋程頤修  
定學制進呈  
表

學校禮義相  
先之地  
政試為課

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  
以升甲。○周靜軒平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有德行而無文藝。是為有質無文。固不可也。有文藝而無德行。是為有文  
是乃本末兼全舉而用之。不亦宜乎。時司馬光為相。請立是  
科。上能行之。君臣之間。而無所蔽矣。綱目特書文與之也。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鑑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在嵩山赴闕哀臨。

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  
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  
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頤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

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  
齋。立觀先法。如是者數十條。

六月。置春秋博士。○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建州今建甌府以蘇軾王覲劉摯歷數

其奸。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志。謫事宰輔。同升廟  
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  
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

天下傳誦稱快

治道去其太甚

漏網吞舟人材宜使自新

擬宋司馬光

上十科舉事

法表

問司馬光奏

五十科舉士

法何如

為政得人則

治

舉發獲各

守一官

大臣以得人

為務

心即古人事

君之心

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行。姑試伯鯀。終為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陰惡未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又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秋七月。立十科取士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

短于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

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

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

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

十科取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

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

仍其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張時泰

其人不任。蓋欲大臣以得人為務也。司馬公既以兼收並蓄為心。又以稱舉匪人為

慮。蓋其心即古人事君之心也。大易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其溫公之謂乎。

評注袁王綱鑑全編 卷三十一 宋紀 哲宗皇帝 四

光亦欲以身殉社稷

語 臨臨如夢中

以祀 四方賢畫像

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

陝洛皆化其德

聖神游與司馬光書

竟如聖神游之處

司馬光毅然以天下自任

一變而為嘉

以呂大臨為尚書左丞。八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公為相八閱月而薨。

光為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諠諠如夢中語。然

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往弔輿

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畫其像印帶之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自言吾無

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

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

者。剗革略盡。或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毅

然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皆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

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惠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買市易。欲役錢者。事也。而欲興作。惠不足者。情也。

苟不能度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錢。雖置之事。是以自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

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是則廢罷罷去者。皆可復行矣。為今之策。當大

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

然始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再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

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不可為。而欲為之。則

青苗雖廢。將復散。況不廢乎。役錢等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慨然後竟如其慮矣。

史臣斷云。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日光

司馬光有旋乾轉坤之功

十月三遷清要

奇才奇才

徹金遺燭送

歸院

異仲遊貽書

戒辭

擬宋以蘇軾

為翰林學士

謝表

抱石救溺

擬宋蘇軾命

坐賜茶徹金

蓮燭送歸院

謝表

時人以比呂

海包拯

起而為政雖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皆歡服  
舞臺于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而不免終治惜哉  
○袁了凡  
元祐楊畏恐得罪于光請祠歸洛嘗曰畏官聲峻雖深山羣獍聞用司馬光相賀其威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光若知道  
便是泉壤契機惟不知道故于政事未善也史詆畏反覆與誠反覆小人也然後得評豈安一語耶程子嘗曰君實之忠孝  
誠實亦只是天資學則全不知謂不知學即不知道矣或問君實晦叔他日大用當何如韓魏公曰才偏規  
模小雖魏公固不以政事許之矣紹聖之紛紛亦溫公未盡政事有以威之也畏之言亦何嘗不公允耶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未嘗不

反覆開導觀有所啟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

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

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

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

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親及時政異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文章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載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

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章其所是則見是者是非其所非則崇非者然善者未必能濟若之議而惡者或

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以救溺也軾不能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畝供養祀外許均瞻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

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海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

范鎮學本六經

契丹高麗傳其文

范鎮疑其如山

光鎮易地皆然

然

禁用王氏經義字說

秦光轉而得蘇合

淺天地神人之情

程頤論坐講之儀

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鑑**以范鎮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曰凡吾所欲為者君實為之何用

復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默口不言

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誦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

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字司馬君實不敢有

所軒輊馬援傳屋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無所輕重也光惠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疑然如山確乎其不可

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丁卯二年**遼太安三年○夏崇宗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時科舉罷詞

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

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

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毋

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用王氏字說○前此以是設科所謂學者實為馬者也今呂公著禁之

**周靜軒**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資以進身何異揚墨法解之害乎久而成習浸不知非尚不作于其心言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幾希今于科舉筆罷則可以淺

天地神人之情矣故持書言之

**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頤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

尊儒重道之盛美

天下重任惟宰相經筵

君德成就貴經筵

師道高介有節

經筵多用古禮

程頤以禮法自持

台諫當拘至公

殿間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正殿以上

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

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于明肅太后之

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

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

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

責經筵。○袁了凡程頤在經筵間上在宮中起行救水必避蟻蟻他日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頤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韓維進讀三朝實訓因言陛下仁孝發于天性每行見蟻蟻

避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此仁術也願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避蟻小行也曲愛也而二臣請嚴導其君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及百姓皆要要孟氏之家法焉

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教授。○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

日不炊。晏如也。熙甯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

授是職。○丁南湖師道心非王氏經學遂絕意進取因蘇軾等薦故有徐州教授之權歷官至秘書正字卒師道貧而高介傳先俞懷金以贈竟不敢出且不赴章惇之顧見不服趨挺之之綿表而凍死史氏

不以博之章行願以傳之文苑是章待師道矣

復賢良方正等科。○鑑秋七月。韓維罷。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按綱目頤在經

從來黨援門戶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薰猶水炭氣味自爾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若洛蜀兩黨實可異焉其始不過小有爭執至政異操之聖人和同羣黨之說均未有當也余嘗作交鋒曲論同室操戈之非有云顧所清流禍自取程蘇何事相爾汝不能不為諸君子致詰耳

元祐三黨

呂大防范祖禹不立黨

胡宗愈進論君子無黨

廷以禮法自持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侮玩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

往弔頤不可曰予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

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劾軾

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

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

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

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等

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

朝不能不以類相提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

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

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比黨以

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頗真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

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

則黨禍息矣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劉定之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忌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

孺等分為二等以相傾奪士富貴之途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蔡京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搖擻新法司馬光為魁元之黨顧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其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皆其

程頤為學者所宗

揀王探珠

潮黨自守之兵

洛黨應敵之兵

勇堂侵隣之兵

公著仁者之勇

哲宗有志于民

擬宋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謝表

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

故朝之所以得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遊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合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頤為首者頤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一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推折賀罷而往弔則拘于敵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于人以毀其為所擊攻而頤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于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于古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過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頤為學者所宗忿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頤而惟己之尊乎不異已而惟頤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天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詞若軾是也冉牛顏淵善言德行若頤是也軾之入山揀玉入海探珠各有所得俱足為實可相美而不相嫉也乃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姦不假于解此何為也哉然則軾有心于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羣助而攻擊人也華是兵家朝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隣之兵也其不趣有在矣 ○丘瓊山元祐諸臣皆一時所謂賢人君子也一旦乃伸于久屈之餘不幸而當發軾誤國之後正當相與同心協力以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文為己任自謂繼千載之絕學者而亦視其徒為之而不救正何哉

**罷右司諫賈易** ○**時易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

**易呂公著解之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

**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

**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三年** 道太安四年○夏乾順天義治平二年 **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哲宗恩及無告可謂有志于民者也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

**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美其榮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

**良醫之視疾方天下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

**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無足憂者是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

平王... 紀 哲宗皇帝

常安民貽公  
著書  
猶良醫之視  
疾

前世已然之  
禍

孤棟巨石

人眾虎寡

數十人而制

千虎

公著得書默

然

安民有薛季

昶之處

純仁務以博

大開上意

王顯前論賊

事謂不當使士

大夫有朋黨之

名持論甚正茲

乃無黨論而

子無黨論而

初之是自相才

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實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室。雖有奇特瓊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隅。莫之敢撓。而卒為人所勝者。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許浩公著繼溫公相而盡廢熙豐之法。熙豐之小人猶多在朝。窺伺隙以圖報復。此常安民日吳斯時而求正士安民蓋其人也。自茲而始。雖天下之正士未能盡拔。復亦因類而進而拔。才連茹之象可幾。熙豐小人履霜之永無由至也。然得書默然未聞其有薦拔之語者何耶。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為門下侍郎。劉摯為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呂大防范厚春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草士風。諸賢同心戮力。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彦博呂公著辯于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廷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彦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

唐吳兢仁既曰  
朝廷本無黨又  
云善惡非正各  
以類分且錄歐  
陽修朋黨論以  
進則又為積習  
所網恬不為怪  
正人且然他尚  
何論乎

飛語指為朋  
黨

以治心養性  
為本

公著量宏而  
學粹

毅然不可回  
奪

疵者一詣長  
者即廢

厝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其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九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戶部獻天下民數主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

己巳四年順天義治平三年春二月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

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

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公自幼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

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利害動其

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遇政事博采眾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

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

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者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

廢其敬服如此

平主支二國益人編  
卷三十一  
宋紀  
哲宗皇帝

分經義詩賦  
為兩科

取士當先德

行  
百王不易之  
法

人材政治之  
利器

輔佐德業致  
太平

人主正心修  
己之要

所

蓋

蓋

直節

三月。胡宗愈免。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

夏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一以詩賦為去留。其名必高。下則于

論策。○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章。

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今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

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史舉人仍試詩賦論三題。○張時泰

經墨以正梓材也。馬往而不可殺。乃若安石以私學而取士。則是棄規矩繩墨而求其材之成也。又馬往而可殺。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

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詔。以干富貴。又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張時泰

諫議講官乃天下治亂君德修否之所繫者也。書曰。以范祖禹為諫議大夫。兼侍講。雖曰文無美辭。而其得人之美自在其中矣。

五月。安置光祿卿蔡確於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安州今德安府車蓋亭在德安西北

賦詩十章。其詩云。矯矯虎臣。郝轍山也。言真節上元間。鈞臺無復。知何處。嘆息思公。俯碧澗。蓋唐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轍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職藏臺之不能諫也。

知漢陽軍。今漢陽府吳處厚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

安府車蓋亭在德安西北。賦詩十章。其詩云。矯矯虎臣。郝轍山也。言真節上元間。鈞臺無復。知何處。嘆息思公。俯碧澗。蓋唐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轍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職藏臺之不能諫也。